

[英] 特伦斯·斯特朗



人

质

当代英美畅销小说丛书

作者的话

1980年，美国为营救其驻德黑兰大使馆的52名人质进行了勇敢的行动，但没有成功。之后，许多人问道：如果出现类似的情况，英国将怎么办？

诚然，英国人不用去对付美国人所面临的难以筹划的作战规模。但是，从后勤上来说，可怕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因此，执行这样一种使命将会遇到什么已知的和难以预料的危险呢？

无疑地，这要求第22空军特遣团具备各种各样应急的才能。这支秘密的英国精锐部队的优良素质前几年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那一年在伦敦王子行宫门前的围攻中它进行了惊心动魄的逮捕。

不过，这仅仅是一次难得的公开表演。这支非正统的特遣团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初露锋芒，后来在马来亚、婆罗洲、阿曼、北爱尔兰和福克兰群岛战争中以及执行其他许多鲜为人知的机密任务时表现很出色。

将事实与虚构相结合，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更加吸引尤其是人们认为某些事实只能用小说的形式来介绍才能更显真实时，更需要这样。不过，这么做有些危险性。

我觉得说清楚是很必要的。按照我的知识来说，英国情

0290/10

报局根本没有什么“支点行动”的东西。但有关它采取行动的许多可能的理由倒是真实的。无疑地，这些在几个感兴趣的国家和许多国家的工业巨头看来也许是有效的。

的确，许多人在一年多以后感到惊讶：一个被流放的孤独的宗教领袖会从销声匿迹的境地变成完全控制一个最强大的中东国家的领袖。

不幸的是，伊斯兰革命政权的方法和恐怖手段不是作者凭空想象的。本书并不加以胡编乱造。在写此书时，霍梅尼还活着。书中所描写的各种事件发生过后不久，阿亚图拉·贝尔斯蒂死于一次恐怖主义分子的炸弹爆炸。谢天谢地，卡尔卡里法官近来的影响降低了。

本书所描写的特殊使命是准确的。它自始至终都被当为空军特遣团的秘密行动来写。他们所使用的路线、道路、飞行目标、电话线、输油管道等，作者都略加说明。

像书中所写的这一切都可能发生。

不过，发生了吗？

特伦斯·斯特朗

1982年于伦敦

序 言

雄鹰站在高高的岩层上，顶着阿曼暴烈的阳光，双眼虎视眈眈。

它等待着，注视着，极其耐心地注视着。

它的目光不停地搜索着岩层下远方的旱谷，敏锐的眼睛眨了一眨。今年，夹着大雨而来的阵风早已消失，河床已变成一条小溪。有时候，猛兽会出来，小心翼翼地穿过一丛丛卷曲的绿草走过去，到水边带刺的灌木丛里嬉闹。仅仅有时而已。

烈日当空，热量越来越大，这里的空气开始灼人。

在岩层的阴影里，有个人正在移动。他丢下收音机，迅速爬上几呎，到达岩顶。他个子矮小，瘦削而结实，头发蓬乱。他穿着士兵的工作服，沾满油垢的汗使他散乱的头发糊在一块儿。

“老板！？”

艾伦·霍克斯比少校目光紧紧盯着岩层。“在这儿。苏格兰佬，你呢？”

“联系上了。往西1哩，靠近一个小岩层。”

霍克斯比差点笑出声来。他并不像苏格兰人，倒酷似阿拉伯人。他的身材异常结实，有个明显的鹰勾鼻子，胡子又

多又黑，绿色的头巾裹得像穆斯林。

唯有他那蓝眼睛可能引起人们对他的国籍的怀疑。不过，他一讲阿拉伯语，一切疑团就会烟消云散，他就像苏丹王子一样的阿曼人。

“让大伙儿开开心心吧！”少校说。

只有当少校讲英语时，不认识他的那些人才了解事实上他的血管里丝毫没有阿拉伯人的血缘。这个事实的确使他感到遗憾。

霍克斯比说：“提醒德赫跟上我们队伍。我希望此刻别出事。我要他们等我关好门就上圈套。”

下士哈米斯·麦克德密德笑了。这么干并没有危险。霍克斯比早已对苏丹正规军和他们的非正规军霍法里卫队讲明了：不许再出现上次的情况。不过，在空军特遣团和卫队之间还有对立情绪。这种情绪挑动他们互相开火。上次就是这样发生误会的。

这种对立可以追溯到70年代初。当时大量霍法里部族组成弗卡特部队。“弗卡特”很像“公司”的意思。这些非正规军跟空军特遣团合作，在阿曼当局的军工厂中拥有武器的潜力相当惊人。他们在内部纷争中获得了显著的成功。这使得苏丹正规军十分忧虑。

如今，弗卡特大部被解散了，因为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但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弗卡特卫队与苏丹部队的敌对情绪并没有消失。实际上，有些英国官员鼓励卫队暂调到阿曼，他们中间有些人看不起部族人。

但是，霍克斯比少校并不是这种人。他被弗卡特卫队偶像化了。他事实上也挺喜欢跟他们同吃、同住、同睡。卫队

遇到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反过来说，他的问题也成了弗卡特卫队的问题。他找人为他们办事，因为他在上层中有自己的耳目。他关照他们。反过来，弗卡特卫队尊重他，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赞赏他具有战士和领导人的品质。这就是两周前惨败以后，他们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

他们在一个基地共同巡逻，长期合作。它是一个天然岩石构成的高高的碉堡，俯览着西部布满石块的沙漠。有消息报告说，一支小分队穿过高原密集的岩层开来。他们巧妙地布下埋伏，耐心地等待着，在烈日的熬煎下坚持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有个弗卡特士兵出于自己的热情过早地朝从邻国南也门来的渗透者们开火。敌人突然逃走了，丢下两手空空的少校，卫队士兵们见到他，感到有点惭愧。

“目前的危险，”麦克德密德认定，“是苏丹部队和卫队相持的时间太久了，不能停止开火。”

当苏格兰人从视野中消失时，霍克斯比往后退了一段，小心地溜进岩层上突出部分的阴影里。

很奇怪，他想，今天的行动成了英国最成功但也最鲜为人知的军事行动的一份直接遗产。当美国人在放松越南不幸的反游击战时，英国军事训练队（或像弗卡特卫队所简称的BATT）却在强化他们的反游击战，以支持阿曼的苏丹。从1970年至1976年，来自组成训练队的空军特遣团的人一直在进行同样的战争，但规模不大。可是，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住在山区内的被蹂躏的霍法里部族中间，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因此，苏联马上加以利用。

负责中东地区的克格勃（KGB）第八局认识到这个小

国家战略上的重要性。它位于西方海湾石油输油线的咽喉部。他们便通过苏联所支持的邻近的南也门政府进行宣传和恫吓，提供武器，帮助训练人员，给富有爆炸性的局势火上加油。

年轻的王子采取了勇敢的行动，在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中推翻了他的父亲，可惜动手太迟了。他接管国家权力的时候，对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萨拉拉的王宫。整个国家乱哄哄的局势似乎无法恢复正常。

随后发生的就是一场BATT所策划的反革命运动。它吸取了先前在马来亚和婆罗洲所得到的教训。

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心理战。一切的关键在于当地的忠诚的部族组成了弗卡特部队。据说，他们为保卫自己家乡的领土而战。英国人答应为霍法里人开水井，这获得了他们的信任。

可怕的武士们在BATT的指挥下采取了行动，并提供了有关他们在内地的叛乱弟兄们的许多情报。这些敌人在南也门的特别营地受过训练，通过那里也为世界各地每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包括爱尔兰共和军输送生力军。

其次，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国内行动队把水、药品和教育带到荒瘠的内陆地区，并且不断进行真正的反宣传，使敌人相信：新苏丹确实会履行许下的诺言。CAT也是空军特遣团创办的，并得到更多的英国特工人员的帮助。他们获得其他有关单位的支持，比如提供交通、工程设施、医药和兽医的专门知识。在希尔福德市有人夸耀说：空军特遣团拯救了无数阿曼人的生命，其数量比它所杀死的敌人多得多。这种说法已得到证实。

当越来越多的敌人跑来加入弗卡特卫队时，原订的计划在缓慢而坚定地执行着。过去六年来，卫队成员和BATT小分队，跟苏丹的正规军一起逐渐从南部和东部强行打回内陆地区。由于他们在每个区域重建他们的据点，因此，国内行动队紧紧盯着他们。最后，他们拔掉了叛军的最后碉堡，越过西部前线，回到南也门。

霍克斯比回想到，这一切都是4年前的事了。如今，早先逃到也门的人对新阿曼越来越了解，纷纷返回家园，以图过安定的生活。这使他感到极大的满足。跟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不同，阿曼人的行为总是为自己，他们只从朋友那里得到一点帮助。有一回，曾有80个空军特遣团成员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特别行动队，但现在只有一小批人。有些人暂时调离，像霍克斯比，他成了一个联络官；另一些人则缩减了。

忽然间，在小岩层和主河床的接合部附近冒出了两个黑乎乎的人影。他们的外形映在太阳晒焦的岩石上。霍克斯比举起双目望远镜一看，原来是两个女人。是返国的难民，还是渗透者？问题就在这里。苏联从没放弃自己的打算。他们目前开始培植“对公众有吸引力的人物”，希望这些人能钻进阿曼人的社团里去。设在阿尔加达的列宁学院仍在以惊人的速度流水作业般培养出一批革命者。

游击战争很少有什么好结局。阿曼也不例外。在内陆地区还有些被切断与外界联系的孤立而固执的小股敌人。他们得不到民众的支持，生活艰难，但是，凭借不断偷运进去的极少量供应品，他们仍在设法制造麻烦。

“你在想些什么？老板。”霍克斯比没听到麦克德密德

的回路，“老德赫认为她们是女人，并断定她们是敌人。”

霍克斯比的小胡子裂开个缝，露出苍白的微笑。弗卡特不用望远镜的观察一直使他吃惊。但他对他们所看到东西的解释，有着更多的怀疑。“德赫总是认定他们是敌人。他怀念过去真刀实枪打仗的日子。”

麦克德密德反讥地一笑。“大家就不怀念吗？”

苏格兰人这么说不策略的。他知道，少校对没能参加主要运动深感遗憾。假如他忘记霍克斯比对这个问题的感情，那么随之而来的沉默便使他想起这点。

霍克斯比又把望远镜举到眼睛上。他终于说：“他们其他人来啦！”

下面，一大串人正吃力地走出小岩层。有男人、女人和一些孩子，还有六头载货的小毛驴和一小群瘦山羊。

霍克斯比挥手叫麦克德密德到他身边。“快过来看呀！苏格兰佬，别开枪。我想，这些人是返回家园的难民。命令苏丹正规军和德赫的卫队小心地接近他们，但除了自卫以外，不要开枪。假如有什么麻烦，我们在这儿等着。”

麦克德密德点点头。就这一回，空军特遣团“在别人对你下手以前，你得先下手”的基本原则被搁置了。打死了市民，出了事或别的什么，只能帮了敌人的忙。

15分钟以后，一切都过去了。约定的信号一升起，苏丹正规军和弗卡特卫队便从俯瞰岩层的巨石和灌木丛中像幽灵一样地冒出来。其他人从前面接近那群行人，更多的人从后面包抄而上。难民们个个吓呆了。尽管面前的士兵穿着整齐的军装，但卫队在伪装的夹克衫下所穿的白袍使难民们不能

不怀疑他们是土匪。他们悄悄地伸手去摸匕首和来福枪。

后来，大块头的德赫出现了。他戴着沉重的银皮带，使他的肚子显得很突出。他快步朝前走，向他们打招呼，并把他的部下和苏丹正规军的士兵推到一边。这是个勇敢的行动，如果难民中有个人太惊慌的话，就可能出纰漏，事实证明，这可以避免一场不必要的大屠杀。他一走到他们中间，紧张气氛就消失了。哨兵放下手中的枪，难民们松了一口气。他们是同一个部族的12家人家和几个随从。大家呷口茶，开始交谈各自的经历。

不错，他们是70年代初逃出去的。现在他们回来了，因为他们获悉：家乡的改变和发展是真的，不管也门当局跟他们怎么说。他们知道，这是真的，因为苏丹的部队如果没有弗卡特卫队就不能控制内陆地区。除非真正发生了变化，否则他们是不会支持苏丹的。

霍克斯比伸开双腿，往土烟斗上加烟。他赞扬部族人作出了返回家园的正确决定，他感到很亲切。

一阵突然的骚动使霍克斯比大吃一惊。一个难民和一个卫队成员忽然开仗了，因为那个卫队成员在搜查毛驴所载的东西。

“是个敌人的间谍。”德赫贴近霍克斯比的耳朵悄悄地说。

少校立即站起来。他对部族人保证，他不会伤害他们，终于使紧张局势消除了。那个青年人朝四周望望，他的目光显得狡猾而放肆。

卫队交给霍克斯比在毛驴身上找到的那些阿拉伯命令文件。少校匆匆一阅。它们详细说明了北部山洞里一个秘密

的武器库，并策划发动一次出其不意的大反攻。德赫露齿而笑。虽然他对难民的判断有误，但他对敌人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完全可以保全他的面子。

“这对内部的兄弟们是份有趣的读物。”霍克斯比说。他把文件交给麦克德密德妥善保存。当他听到从远处一群坐着的难民中传来一阵激动的声音时，他转过身来望望。一个衣衫褴褛的毛拉正用一种公平的声调对一群阿曼青年谈话，并用手指着穿白袍的士兵。

麦克德密德皱皱眉头。“那个圣人好像一心一意想着什么。”

德赫耸耸肩膀。“他是个伊朗人。他正跟着难民们旅行，去传达伊斯兰的信息。他按照德黑兰伊玛姆领袖的命令行事。”

霍克斯比研究了一会儿毛拉的怒声狂语。他的听众好像拿不准他的意思。按传统来说，部族的忠诚意味着对阿曼人比对伊斯兰教更重要，可是，这种情况在悄悄起变化。诚如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道路的改善，各个部族之间联系的优势不可避免地消失了。这些难民怎么办？为何对前途捉摸不定？也许他们也想转向真主寻求安慰，尤其是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烈火从伊朗席卷整个海湾的时候。

“是阿亚图拉的一个暴徒吗？”麦克德密德问，“在传播福音书？”

霍克斯比少校点点头，严肃地说：“18个月来，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刚刚开始呀！苏格兰佬。”

内 容 提 要

1980年，伊朗局势动荡不安。霍梅尼的一名顾问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霍梅尼回国掌权前与受外国情报机构操纵的莫尔克拉夫基金会的关系。英国新闻记者布莱克受托把已摄成胶卷的有关文件带出伊朗，但不幸与其美丽动人的女友伊娃一道被捕。文件事关重大，惊动了几个大国。为营救人质，英国组成了代号“金鱼草”的行动小组，特种部队少校霍克斯比率领一支身怀绝技、经验丰富的突击队深入伊朗腹地，从重兵把守的监狱中抢出人质。他们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摆脱追兵，成功返航。

第一部

深入虎穴



第一章

德黑兰，1980年8月11日，星期一，3点5分。

“佐尼？”伊娃·奥尔孙突然惊醒。她睡眠惺忪，带着很重的挪威口音问道，“怎么啦，佐尼？怎么回事？”

在万籁俱寂、四周漆黑的旅馆房间内，他的细声回答，显得格外响亮。“有人在敲门。”

“这个时候还会有人来敲门？”她半信半疑地问道，“这么晚了……”

乔纳森·布莱克瞧了瞧手上的夜光表说：“刚过3点。”

伊娃躺在他身边，一丝不挂，显得紧张又害怕。他们都曾听说过革命卫队夜间突然出来抓人的事情。如果出来搜捕的是从“消灭原罪中心”那里来的狂热分子，事情就更可怕了。他们的司令部大楼距旅馆还不到一箭之地呢。不过，布莱克想不通这些人会这样轻轻地敲门，并能这么耐心地等待着。

“你打算去开门吗？”

布莱克从床上抓起睡衣说：“我看，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布莱克开灯时，外面的人又在敲门。

“佐尼，我很怕。”

布莱克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看看伊娃这么缺乏自信，还有些虚张声势，这是很反常的。她现在这么紧张只是又一种征候，即由正在蔓延的偏执狂和动荡不安的心理引起的。自从被流放的伊玛姆·阿亚图拉·霍梅尼在那一年年初凯旋归来后，这种心理已使德黑兰陷于瘫痪了。

布莱克开门时，这一举动，加上房里的灯光突然射进阴暗的过道，使站在门外的那个人吓了一跳。来人是矮个子男人，稀疏的黑头发，黝黑脸上闪烁着汗珠。说明快要出事了！他恢复了镇静，脸上露出微笑，犹豫了一会，问道：

“是布莱克先生吧？”房内的灯光在他那厚厚的眼镜片上闪烁。

“是的。”布莱克焦躁的声音掩盖了他自己的紧张心情。

矮个子男人看来有点过意不去。“请原谅，布莱克先生。这么晚来打扰实在是不恰当。”他抚摸着抱在双手的鳄鱼皮公文包。“我相信你是会明白的。如果没有很重要的原因，我是不会在这种不合适的时刻来拜访你的……”

布莱克意识到没什么危险。他那种作为记者好奇心的本能即刻又占了上风。“我该认得你呀！”

来客由于被主人认出来而表现得分外高兴。“我们在许多场合中见过面的。在庫姆，伊玛姆家里；还有最近在他女儿的家中。我叫卡勒米。萨伯斯·卡勒米。”

“你是在霍梅尼的政府机关工作的吗？”

卡勒米脸上闪过略带气愤的神色。“作为伊斯兰革命的顾问，我感到格外光荣！”

布莱克搔了搔头皮。他一直觉得伊朗人不论在哪一方面

都像东方人一样不可思议。

“不过，求求你，”卡勒米焦急地说道，“能不能允许我进去，就呆一会儿。我想私下跟你谈谈。要是我站在这儿被人看到，那会很危险的。”

布莱克躊躇着。尽管萨伯斯·卡勒米表现出波斯人所特有的那种礼貌，也无法掩饰他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人。眼镜片后面显示出乞求的神色。

布莱克很勉强地站到一边。“我相信这一定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用不着再次邀请，卡勒米已迅速地从过道走入房间，并低声地说道：“祝福你，你太好了。”布莱克朝门外张望了一会儿，从铺着旧地毯的过道这一头望到那一头。他没发现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愿神圣的先知宽恕我，因为我来到一对夫妇中间。”

布莱克关上门，转过身来。伊娃裸着身子坐在床上，双腿优雅地屈曲在身子底下，她天性像个小孩子，丝毫没感到羞怯。淡色的长发衬托着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

布莱克从床底抓起一件红色丝绸睡衣朝她身上一塞，气冲冲地说：“天啊，伊娃，请尊重那个可怜人的情绪吧！”

她盯着他。“我并没想到会有不速之客呀！乔纳森。”她卷起舌头很费力地叫出了他的正式名字，以表示她的愤慨。

他不理睬她，转身飞快地走向卡勒米。正想告诉他，他俩并没有正式结婚，但突然念头一转，最好还是别说，现在伦理道德在伊朗是一个一触即发的问题。他只好改口说：“不必感到难为情，朋友。你一点也没打扰我们。”

其实，布莱克多少有点气愤。在她穿衣时，他挡在她的